

跨世纪文丛 7

长江文艺出版社

毕飞宇 著

The cover features a watercolor-style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a green and white traditional Chinese dress, standing in profile and looking to the right. She is positioned in the lower-left quadrant. The background is split horizontally: the top half is a dark, textured, almost black area, while the bottom half is white. The title '青衣'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with '青' in the upper half and '衣' in the lower half.

青

衣

青

衣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衣/毕飞宇著

(跨世纪文丛,第7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8

ISBN 7-5354-2226-8

I.青…

II.毕…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5315号

责任编辑:康志刚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375 插页:2

版次: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260千字

印数:1—6000册

I·1699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跨世纪文丛》前言

陈骏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当代中国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但与现实主义并存的，是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当代中国文苑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这是数十年来中国文苑所未曾有过的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我们相信，文学的发展尽管曾经受到，并将继续受到外界种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可能会出现一时的低谷，但它决不会萎缩，更不会消亡，它将应和着社会变革和时代前进的脚步，应和着文学审美主体多元的审美旨趣，而获得新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融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当代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

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文学新世纪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当代中国作家创作的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看重其文学性，又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既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诞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当年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长江文艺出版社毅然做出出版该丛书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受感召，也是我欣然接受担任该丛书主编的原因之一。之后，丛书又得到出版社的继任领导的支持，使其能够连续出版至今。

《跨世纪文丛》自 1992 年下半年出版第一辑，至 1999 年下半年已连续出版了六辑 60 本，总字数在 1500 万字以上，在同类文学丛书中，它是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出版数量最多的一个。迄今应邀先后加入该丛书的共有 59 位作家，均为新时期以来的精锐的作家，老、中、青三代兼有，而以中青年作家为多。丛书出版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欢迎，被认为是一套高品位的文学丛书，反映了当代中国多元的文学景观，开 90 年代以来纯文学丛书之先河，并已成为文学类的“品牌”丛书和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这是我

2000/02

1992年出任该文丛主编时所未曾料及的。在此，我应该感谢加入该文丛的所有作家朋友，以及给予过此文丛以关爱、呵护和鼎力相助的所有朋友们，特别是文丛的顾问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文丛的策划以及参与过该文丛工作的所有朋友们（恕我不一一具名）！这是文丛延续至今而不衰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为了巩固和扩大《跨世纪文丛》的成果，以便为历史留下当代人创造的文学财富，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与我取得共识，决定于新世纪的伊始继续推出新一辑《跨世纪文丛》，本辑文丛如前六辑一样，坚持高档次、高品位，并兼及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加入的作家既有文苑老手，又有文苑新锐。本辑文丛仍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因人成辑，每辑25万字左右。

愿《跨世纪文丛》继续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够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2001年2月初于北京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分子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

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作者简介

毕飞宇,男,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1983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7年赴南京任教,从教五年,1992年进入《南京日报》社,1998年供职于江苏作协。

目 录

《跨世纪文丛》前言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1
青衣·····		1
哥俩好·····		67
家里乱了·····		133
楚水·····		188
好的故事·····		251
飞翔像自由落体·····		291
雨天的棉花糖·····		328
毕飞宇访谈录 ·····	姜广平 毕飞宇	388
附录：毕飞宇主要作品目录 ·····		412

青 衣

乔炳璋参加这次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宴会都进行到一半了，他才知道对面坐着的是烟厂的老板。乔炳璋是一个傲慢的人，而烟厂的老板更傲慢，所以他们的眼睛几乎没有好好对视过。后来有人问“乔团长”，这些年还不上台了？炳璋摇了摇头，大伙儿才知道“乔团长”原来就是剧团里著名的老生乔炳璋，80年代初期红过好一阵子的，半导体里头一天到晚都是他的唱腔。大伙儿就向他敬酒，开玩笑说，现在的演员脸蛋比名字出名，名字比嗓子出名，乔团长没赶上。乔团长很好听地笑了笑。这时候对面的胖大个子冲着乔炳璋说话了，说：“你们剧团有个叫筱燕秋的吧？”又高又胖的烟厂老板担心乔炳璋不知道筱燕秋，补充说：“1979年在《奔月》中演过嫦娥的。”乔炳璋放下酒杯，闭上眼睛，缓慢地抬起眼皮，说：“有的。”老板不傲慢了，他把乔炳璋身边的客人哄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坐到乔炳璋的身边，右手搭到乔炳璋的肩膀上，说：“都快20年了，怎么没她的动静？”乔炳璋一脸的矜持，解释说：“这些年戏剧不景气，筱燕秋女士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烟厂老板一听这话直着腰杆子反问说：“什么景气？你说说什么景气？关键是钱。”老板向乔炳璋送出他的大下巴，莫名其妙地颁布了他的命令，说：

“让她唱。”乔炳璋的脸上带上了狐疑的颜色，试探性地说：“听老板的意思，老板想为我们搭台啰？”老板的脸上重又傲慢了，他一傲慢脸上就挂上了伟人的神情。老板说：“让她唱。”乔炳璋对小姐招招手，让她给自己换上白酒。炳璋捏着酒杯站起身，说：“老板可是开玩笑？”老板不仅傲慢，还严肃，一严肃就像作报告。老板说：“我们厂没别的，钱还有几个。——你可不要以为我们光会赚钱，光会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我们也要建设精神文明。干了。”老板没有起立，乔炳璋却弓着腰站起来了。他用酒杯的沿口往老板酒杯的腰部撞了一下，仰起了脖子。酒到杯干。乔炳璋激动了。人一激动就顾不上自己的低三下四。乔炳璋连声说：“今天撞上菩萨了，撞上菩萨了。”

《奔月》是剧团身上的一块疤。其实《奔月》的剧本早在1958年就写成了，是上级领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待给剧团的。他们打算在一年之后把《奔月》送到北京，献给共和国10周岁的生日。可是，公演之前一位将军看了内部演出，显得很不高兴。他说：“江山如此多娇，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球上跑？”这句话把剧团领导的眼睛都说绿了，浑身竖起了鸡皮疙瘩。《奔月》当即下马。

严格地说，后来的《奔月》是被筱燕秋唱红的，当然，《奔月》反过来又照亮了筱燕秋。戏运带动人运，人运带动戏运，戏台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不过这已经是1979年的事了。1979年的筱燕秋年方19，正是剧团上下一致看好的新秀。19岁的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她的运眼、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对

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除了青山隐隐，就是此恨悠悠。说起来 15 岁那年筱燕秋还在《红灯记》中客串过一次李铁梅的，她高举着红灯站立在李奶奶的身边，没有一点铮铮铁骨，没有一点“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霹雳杀气，反倒秋风秋雨愁煞人了。气得团长冲着导演大骂，谁把这个狐狸精弄来了！？

但到了 1979 年，《奔月》第二次上马了。试妆的时候筱燕秋的第一声导板就赢来了全场肃静。重新回到剧团的老团长远远地打量着筱燕秋，嘟哝说：“这孩子，黄连投进了苦胆胎，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

老团长是坐过科班的旧艺人，他的话一言九鼎。19 岁的筱燕秋立马变成了 A 档嫦娥。B 档不是别人，正是当红青衣李雪芬。李雪芬在几年前的《杜鹃山》中成功地扮演过女英雄柯湘，称得上红极一时。但是，在 A 档和 B 档这个问题上，李雪芬表现出了一位成功演员的得体与大度。李雪芬在大会上说：“为了剧团的明天，我愿意做好传帮带，我愿意把我的舞台经验无私地传授给筱燕秋同志，做一个合格的接力棒。”筱燕秋眼泪汪汪地和同志们一起鼓了掌。《奔月》被筱燕秋唱红了。剧组在各地巡回演出，《奔月》成了全省戏剧舞台上最轰动的话题。所到之处，老戏迷抚今追昔，青年人则大谈古代的服装。全省的文艺舞台“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春天”。《奔月》唱红了，和《奔月》一样蹿红的当然是当代嫦娥筱燕秋。军区著名的将军书法家一看完《奔月》就豪情迸发，他用苍松翠柏般的遒劲魏体改换了叶剑英元帅的伟大诗篇：“攻城不怕坚，攻敌莫畏难，梨园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下面是一行行书落款：

“与燕秋小同志共勉”。将军书法家把筱燕秋叫到了家中，他在抚今追昔之后亲自将一条横幅送到了筱燕秋的手上。

谁能料得到“燕秋小同志”会自毁前程呢。事后有老艺人说，《奔月》这出戏其实不该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出戏有一出戏的命。《奔月》阴气过重，即使上，也得配一个铜锤花脸压一压，这样才守得住。后羿怎么说也应当是花脸戏，须生怎么行？就是到兄弟剧团去借也得借一个。否则剧组怎么会出那么大的乱子，否则筱燕秋怎么会做那样的事？

《奔月》剧组到坦克师慰问演出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这一天李雪芬要求登台。事实上，李雪芬的要求不过分。她毕竟是嫦娥的B档。相反，过分的倒是筱燕秋。《奔月》公演以来，筱燕秋就一直霸着毡毯，一场都没有让过。嫦娥的唱腔那么多，戏那么重，筱燕秋总是说自己“年轻”，“没问题”，“青衣又不是刀马旦”，“吃得消的”。其实大伙儿早就看出来，闷不吭声的筱燕秋心气实在是太旺了，有吃独食的意思。这孩子的名利心开始膨胀了，想着法子横在李雪芬的面前。可是谁也没法说，领导一找她，她漂亮的小脸就成了猪肝。筱燕秋没心没肺，就有猪肝，她是做得出来的。领导们只能反过来给李雪芬做工作，让她“多指点指点年轻人”，“多扶持扶持年轻人”。可是李雪芬这一次的理由很充分，李雪芬说，她演《杜鹃山》的时候就经常下部队，今天上午还有很多战士冲着她喊“柯湘”呢，她在部队有观众基础，她不上台，“战士们不答应”。

李雪芬在这个晚上征服了坦克师的所有官兵，他们从嫦娥的身上看到了当年柯湘的影子，当年的柯湘头戴八角帽，

一双草鞋，一把手枪，威风凛凛的。而今夜的柯湘却穿起了古装。李雪芬嗓音高亢，音质脆亮，激情奔放，这种高亢与奔放经过十多年的巩固与发展，业已构成了李雪芬独特的表演风格，即李派唱腔。基于此，李雪芬在舞台上曾经成功地塑造过一连串的巾帼豪杰，透过李雪芬的一招一式，观众们可以看到女战士慷慨赴死，女民兵英姿飒爽，女知青豪情冲天，女支书须眉不让。李雪芬在这个晚上重点展示了她的高亢嗓音，战士们有组织地给她鼓掌，掌声整齐而又有力量，使人想起接受检阅的正步方阵。没有人注意到筱燕秋。其实戏演到一半，筱燕秋已经披着军大衣来到舞台了，一个人站立在大幕的内侧，冷冷地注视着舞台上的李雪芬。谁都没有注意到筱燕秋，谁都没有发现筱燕秋的脸色有多难看。厄运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降临了，它笼罩着筱燕秋，同时也笼罩着李雪芬。《奔月》演完了。五次谢幕之后，李雪芬来到了后台，脸上洋溢着一种难以掩抑的飞扬神采。李雪芬就是在这个时候和筱燕秋在后台相遇了，面对面。一个热气腾腾，一个寒风飕飕。李雪芬一看见筱燕秋的脸色便主动迎了上去，左手拉着筱燕秋的右手，右手拉着筱燕秋的左手，说：“燕秋，都看了？”筱燕秋说：“看了。”李雪芬说：“还行吧？”筱燕秋却不开口。说话的工夫许多人已经走上来了，围在了她们的四周。李雪芬掀掉肩膀上的军大衣，说：“燕秋，我正想和你商量呢，你看看这样，这样，这句唱腔我们这样处理是不是更深刻一些，哎，这样。”李雪芬这么说着，手指已经翘成了兰花状，一挑眉毛，兀自唱了起来。艺人们都是知道的，同行是冤家，即使是师傅传艺，“宁教一声腔，不教一个字，宁教一个字，不教一口气”。可是李雪芬不。她

把李派唱腔的一字一气毫无保留地演示给了筱燕秋。筱燕秋不声不响，只是望着李雪芬。人们站立在李雪芬和筱燕秋的四周，默默地看着剧团里的两代青衣，一个德艺双馨，一个谦虚好学，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个令人感慨的一幕，这个令人心宽的一幕。但是筱燕秋的眼神很快就出了问题了，是那种极为不屑的样子。所有的人都看得出，燕秋这孩子的心气实在是太旺了，心里头不谦虚就算了，连目光都不谦虚了。李雪芬却浑然不觉，演示完了，李雪芬对着筱燕秋探讨性地说：“你看，这样，这才是旧社会的劳动妇女。我们这样处理，是不是好多了？”筱燕秋一直瞅着李雪芬，脸上的表情有些说不上来路。“挺好，”筱燕秋打断了李雪芬，笑着说，“只不过你今天忘了两样行头。”李雪芬一听这话就把双手捂在了身上，又捂到头上，慌忙说：“我忘了什么了？”筱燕秋停了好大一会儿，说：“一双草鞋，一把手枪。”大伙儿愣了一下，但随即就和李雪芬一起明白过来了。燕秋这孩子真是过分了，眼里不谦虚就不谦虚吧，怎么说嘴上也不该不谦虚的！筱燕秋微笑着望着李雪芬，看着热气腾腾的李雪芬一点一点地凉下去。李雪芬突然大声说：“你呢？你演的嫦娥算什么？丧门星，狐狸精，整个一花痴！关在月亮里头卖不出去的货！”李雪芬的脚尖一踮一踮的，再一次热气腾腾了。这一回一点一点凉下去的却是筱燕秋。筱燕秋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鼻孔里吹的是北风，眼睛里飘的却是雪花。这时候一位剧务端过来一杯开水，打算给李雪芬焐焐手。筱燕秋顺手接过剧务手上的搪瓷杯，“呼”地一下浇在了李雪芬的脸上。

后台立即变成了捅开的马蜂窝。筱燕秋愣在原处，看着